

受戒汪曾祺自选集

自序

承浙江出版社的好意，约我出一个自选集。我略加考虑，欣然同意了。因为，一则我出过的书市面上已经售缺，好读者未借问哪里可以买到，有一个新的选集，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二则，把不同体裁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对想要掠全面地了解我的读者和研究者方便一些，省得到处去搜罗。

自选集包括少量的诗，不多的散文，主要的还是短篇小说。评论文章未收入，因为前些时刚刚编了一本《晚平天谈》，不交给浙江出版社，手里没有存稿。

我年轻时写过诗，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写。我对于诗只有几点很简单的想法。一个是希望能吸收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新诗本是外来形式，自然要吸收外国的，受西方影响），一个是最好要讲一点韵律。诗的语言总要有一点音乐性，这样才便于记诵，不能和散文完全一样。

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同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我写不了象伏尔泰、托尔斯泰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象那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我也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象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我读了一些散文，觉得有点感伤主义。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彦和史定庵的痕迹。

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是

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也不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事，有纵深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长卷……这些等等。我觉得长篇小说是另外一种东西。什么时候我摸得着长篇小说是什么东西，我也许会试试，我没有写过中篇（外国没有“中篇”这个概念）。我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约是一万七千字。有人说，我的某些小说，比如《大淖记事》，稍为掉一掉就是一个中篇。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掉一掉呢？掉一掉，就会失去原来的完整，原来的匀称，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我以为一篇小说未产生前，早已在此小说的天生的形式在，好像宋儒所说的未有此事物，先有此事物的“天理”。我以为一篇小说是不能随便掉长或增短的。就象一个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压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为苹果。宋玉说东邻之处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说的虽然绝对了一些，但是每个作者都应当希望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浓淡适度。当他写出了一部作品，自己觉得：嘿，这正是我希望写成的那样，他就可以觉得死掉。一个作家能得到的最大的快感，无非是这点无憾，如庄子所说：“提刃而立，一为起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否则，一个作家当作家，岂不替个啥公么儿呢？

我的小说的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盂明、上海或北京、张家口。因为我在这几处地方住过。我在家乡生活到十九岁，在盂明住了七年，上海住了一年多，以后一直住在北京，——当中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了四个年头。我们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特点。但我不专用这一地方的语言写这一地方的人事。我不太同意“乡土文学”的提法。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

他们心目中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

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移花接木，把一个人的特点安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情况是有的。他偶尔“杂取种种人”，把几个人的特点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但多以一个人为主。当然不是照搬原型。把生活里的某个人原封不动地写到纸上，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对于我所写的人，会有我的看法，我的角度，为了表达我的一些什么“意思”，会有所夸大，有所削减，有所改变，会加入我的假设，我的想象。这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主体意识。但我的主体意识总还是和某一个活人的影子相粘附的。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没有这样干过。

重看我的作品时，我有一点奇怪的感觉：一个人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呢？这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选择的。不像木匠或医生，一个人拜师学木匠手艺，后来就当木匠；读了医科大学，毕业了就当医生。木匠打家具，盖房子；医生给人看病。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作家算干什么的呢？我干了这一行，最初只是对文学有一点爱好，爱读读文学著作，干这种太多了去了！后来学着写了一点作品，发表点，但是很长时期并不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现在我已经被推到社会里头，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显得矫情了。这样我就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考虑：作家在社会分工里是干什么的？我觉得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那么，检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兰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乘》。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和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

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重看旧作，常常会觉得：我怎么会写出这样一篇作品来的？——现在叫我来写，写不出来了。我的女儿曾经问我：“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我说：“写不出来了。”一个人写出某一篇文章，是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我是相信创作是有内部规律的。我们的评论界过去很不重视创作的内部规律，创作被看作是单纯的社会现象，其结果是导致创作缺乏个性。有人把政治的、社会的因素都看成是内部规律，那么，还有什么外部规律呢？这实际上是抹煞内部规律。一个人写成一篇作品，是有一定的机缘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为了让大看出我的创作的思想脉络，各辑的作品的编排，大体仍以写作（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

严格地说，这个集子很难说是“自选集”。“自选集”应该是从大量的作品里选出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我不能做到这一点。一则是我的作品数量本来就少，挑得严了，就更会所剩无几；二则，我对自己的作品无偏爱。有一位外国的汉学家发给我一张调查表，其中一栏是：“你认为自己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哪几篇”，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填。我的自选集不是选出了多少篇，而是从我的作品里剔除了一些篇。这不象农民田间选种，倒有点象老太太择菜。老太太择菜是很宽容的，往往把择掉的黄叶、枯梗拿起来再看看，觉得凑合着还能吃，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常言说：拣到篮里的都是菜，我的自选集就有一点是这样。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序于北京蒲黄榆路寓居

窮旅天南久未還
如鄉無此好湖山
長堤柳色濃如許
竟我遊踪

古十軍

近作昆明

曾祺書

目 录

自 序..... (1)

· 诗 ·

早 春(五首)..... (3)

旅 途(八首)..... (5)

· 散文 ·

圆子监..... (15)

下水道和孩子..... (20)

果园杂记..... (23)

葡萄月令..... (26)

翠湖心影..... (32)

昆明的雨..... (38)

跑警报..... (42)

天山行色..... (49)

湘行二记..... (68)

桃花源记·岳阳楼记.....

随笔两篇.....	(76)
水母、葵·蒞	
故乡的食物.....	(85)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99)

• 短篇小说

复 仇.....	(109)
落 魄.....	(119)
鸡鸭名家.....	(130)
羊舍一夕.....	(147)
看 水.....	(176)
王 全.....	(187)
黄油烙饼.....	(202)
异 秉.....	(211)
受 戒.....	(223)
岁寒三友.....	(243)
天鹅之死.....	(261)
大淖记事.....	(267)
七里茶坊.....	(287)
鸡 毛.....	(308)
故里杂记.....	(312)
李三·榆树·鱼	
健.....	(329)
晚饭花.....	(351)
珠子灯·晚饭花·三姊妹出嫁	
皮凤三檀房子.....	(363)

钓人的孩子	(380)
钓人的孩子·捡金子·航空奖券	
鉴赏家	(385)
职业	(393)
八千岁	(398)
小说三篇	(415)
求雨·断路·卖蚯蚓的人	
尾巴	(428)
故里三陈	(430)
陈小手·陈四·陈泥鳅	
云致秋行状	(442)
星期天	(467)
昙花·鹤和鬼火	(482)
金冬心	(491)
讲用	(498)
拟故事两篇	(507)
螺蛳姑娘·仓老鼠和老鹰借粮	
日规	(511)
故人往事	(521)
戴车匠·收字纸的老人·花瓶·如意楼和得意楼	
桥边小说三篇	(535)
詹大胖子·幽冥钟·茶干	
虐猫	(552)
八月骄阳	(554)
安乐居	(563)

诗

新

白子... 寒
... 醉... 寒...
... 醉... 寒... 醉... 寒...

寒 火

早 春 (五首)

当风的彩旗，
象一片被缚住的波浪。

杏花翻着碎碎的瓣子……
仿佛有人拿了一桶花瓣撒在树上。

早 春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象是叶子……)

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黄 昏

青灰色的黄昏，
下班的时候。
... 的道旁的柏树，
... 的骑车女郎的帽子，
... 黄色的电车灯。

忽然路灯亮了，

（象是轻轻地拍了拍手……）

空气里扩散着早春的湿润。

火 车

火车开过来了。

鲜洁，明亮，刷洗得清清爽爽，好象闻得到车厢里甘凉的空气。

这是餐车，窗纱整齐地挽着，每个窗口放着一盆鲜花。

火车是空的。它正在驶进车站，去接纳去往各地的旅客。

火车开过去了，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火车喷出来的汽是灰蓝色的，氤得那样深，简直走不过一个人去；但是，很快，在它经过你的面前的时候，它映出早已是眼睛看不出来的夕阳的余光，变成极其柔和的浅红色，终于撕成一片白色的碎片，象正常的蒸汽的颜色，翻卷着，疾速地消灭在高空。于是，天色暗下来了。早

……
……
……

水 里 赛

旅 途 (八首)

自由 出 自 野 林 林
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

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
他要离开草原。
他觉得草原太单调，
他越走越远。
他越走越远，
穿一件白色的衬衫。

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
他要离开草原。
他觉得草原太寂寞，
他越走越远。
他越走越远，
穿一件蓝色的衬衫。

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
他要离开草原。
他蓦然西天一望，
草原一望无边。

他站着一动不动，
穿一件火红的衬衫。

三月十七日梦中作，醒未写完

赛里木

野苹果花开得象雪，
赛里木湖多么蓝哟！

塔松里飞出了白云，
赛里木湖多么蓝哟！

牛羊在绿山上吃草，
赛里木湖多么蓝哟！

赛里木湖多么蓝哟，
你好吗？赛里木，赛里木！

吐鲁番的联想

异国守城的士兵，
一箭射穿了玄奘的水袋。

于是有了坎儿井。

有人在戈壁滩上，
捡到岑参的一纸马料账②。

什么时候咱们逛一逛纽约的唐人街。

安西都护一天比一天老了，
他的酒量一天比一天小了。

飞机上载的是无核葡萄干。

广州的孩子没见过下雪，
吐鲁番的孩子没见过下雨。

广州、吐鲁番都有邮局。

巴特尔要离开家乡。

大雁飞在天上，
影子留在地上。

巴特尔要离开家乡，
心里充满了忧伤。

巴特儿躺在圈儿河旁，
闻着草原的清香。
圈儿河流了一前晌，
还没有流出家乡。

玉湖潭正月。

汽车开过湖边，
带起一群落叶。
落叶追着汽车，

一直追得很远，
终于没有劲了，
又纷纷地停下了。

“你神气什么，
还嘀嘀地叫！”
“再理它，”

秋天，清晨的露水……”

浪万岸，
岸上疏灯如倦眼，
中天月色似怀人。
卧听艇边东逝水，
江涛先我下夔门。

坝上

风梳着莜麦沙沙地响，
山药花翻滚着雪浪。
走半天看不到一个人，
这就是俺们的坝上。

歌

他很少回他的家乡，
他的家乡是四川绵阳。
他每年收到家乡寄来的包裹，
包裹里寄的是干辣椒，豌豆瓣。

他用四川话和我们交谈，
藏话说得很流畅。
他写的歌子很好听，
藏族的歌手都爱唱。

听说他已经死了，
我不禁想起他挺结实的样子。”